

这才是

青春

开花处

- 魏巍 著
- 石油工业出版社

遠才是去春開花處

魏觀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 1987 年以来的 50 余篇文章，分《石油战线巡礼》、《东西南北行》、《顶风破浪集》、《风雨谈文录》四辑。在《石油战线巡礼》第一辑里，作者以满腔革命热情歌颂了祖国西北的几个大油田，特别是对正在会战的新疆塔里木前线和黄河三角洲的胜利油田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篇章。

其他三辑文章和收录在第一辑的文章一样，不仅生动、朴实地记录了许多感人的事迹，赞美了我们伟大时代的光辉业绩，更寄托了老一辈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奏出了渗透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奋斗者之歌。

这才是青春开花处

魏巍 著

*

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二区一号楼)

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frac{7}{8}$ 印张 203 千字 印 1—4,000

199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21-0537-9/Z·24

定价：2.60 元



魏 巍

序

这本集子里收的五十余篇文章，大抵是 1987 年以来的散文和杂文。其中尤以 1990 年写的为多。可以说是我的近作了。

一个作家，除了写大部头的作品之外，及时写些短小的东西，以保持同群众的精神联系，是很必要的。可是前几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肆泛滥的时期，不少老作家发表东西很难，至少是很不顺利。一些报刊，发表什么人的文章，不发表什么人的文章；什么人的文章应当突出再突出，放在头条；什么人的文章缩小再缩小，当作陪衬；他们头脑里是很清楚的。应当说他们的“党性”是很强的。我渐渐发现，那些高喊“博爱”、“人道主义”的人愈行时，他们占据的地盘愈多，我得到的“博爱”，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就愈少。他们的自由愈多，我得到的自由就愈可怜。等到他们纵横扫荡马克思主义如入无人之境的时候，我的自由就差不多消失殆尽了。所以我在 1988 年的一次文艺漫谈会上说，有些人把“双百”方针喊得山响，等到他们掌了权，就不让别人鸣放了。

即使如此，我还是尽可能地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出一点声音。这里所收的 1990 年以前的作品，就属于这种情况。党的四中全会以后，情况不同了，政治思想战线开始出现了转机，我憋在肚子里的话就想倾吐一番。这样，在 1990 年里就一气写了不少杂文。大都收在本书的第三辑里。这些杂文，广大读者很喜欢，说读来“很过瘾”。但也有人不喜欢，不高兴。今天思想被搞得这样混乱，一篇文章要想使所有的人都满意，大概是不可能的了。我也不抱这个幻想。

石油战线的同志对我很热情，多次邀我去油田跑一跑。岁月催人老，我觉得应当实践自己的诺言了。于是有了去秋九月的西

北之行。年终石油文联在东营开成立会，我又随之访问了胜利油田。石油战线的兴盛气象和多年来锤炼的战斗精神使我感动，发而为文者凡八篇，就是收在本集的《石油战线巡礼》。当然对于百万石油大军来说，撷取的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已，许多闻名的大油田，例如大庆等等还不曾谋面。下一步都要抽出空儿专诚拜访。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领导及石油出版社的同志，怀着满腔热情要出这本散文集，我自然很高兴。能使战斗在最艰苦地区的、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看到这些东西，那是作者的最大愉快。同时我也希望，石油战线的战斗精神能在全中国读者中得到更广泛的流布。

文艺战线是思想战线的一翼。它过去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我们都希望风平浪静，坐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写作，但是文艺的天地中总是充满着风风雨雨。一些人不了解情况或不及细察，总认为文人多事和文人相轻。甚至有人把这些纷争一律说成是“窝里斗”，归之于个人恩怨，这更是大谬不然了。自然，个人恩怨，学术流派上的不同见解，这些都是有的；但从总体上去考察，还是不同立场，不同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的矛盾。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存在着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代表着不同倾向的文艺这根敏锐的神经，它们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斗争，就最尖锐地反映到思想战线上来，其中也反映到文艺战线上来。这怎么能说是“窝里斗”呢！如果故意这样说，那就有点儿抹杀原则是非界限的嫌疑了。收在本书第四辑中的文章，就是作者对文艺问题的一些看法，供关心文艺的同志们参考。

在当今世界上，近一两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从来不曾有过的重大挫折，帝国主义者凶焰愈来愈咄咄逼人。冷静思之，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潜在的威胁。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浓云密布，风急浪高的严重关头，我们伟大的党依然高举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英勇迈进，此情此景，真可以说“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了。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是不会死心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这一代毕竟老了，至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是要现在的青年来回答的。本书取名《这才是青春开花处》，无非表示作者对青年同志寄予的深厚期望。请让我最后说一句：同志们！你们肩头的责任是很重的！希望你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吧！

魏 甄

1991年2月7纪念日

目 录

石油战线巡礼

玉门不老·····	(3)
在敦煌·····	(8)
访克拉玛依·····	(12)
塔里木大会战·····	(18)
欢歌黄河口·····	(29)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	(38)
这才是青春开花处·····	(44)
枝枝青莲出水来·····	(50)
再上一重天·····	(56)
和石油战士谈心·····	(58)
序《钻塔在你们身后升起》·····	(75)
知识胜于黄金，青春献给人民·····	(77)

东西南北行

今日北大荒·····	(87)
南天一柱·····	(95)
东北，我祝福你·····	(105)
南戴河纪事·····	(108)
五访朝鲜·····	(110)
他还活着·····	(114)
四十年后的相遇·····	(118)
难忘的风范·····	(123)
瑶池在人间·····	(127)
处女地·····	(130)

瑰伟绝特滕王阁·····	(133)
日出·····	(136)

顶风破浪集

从范建军事件谈起·····	(143)
要更加热爱我们的战士·····	(145)
新年，致中华姐妹·····	(148)
和青年朋友谈读书·····	(151)
他们到底害了什么病？·····	(156)
这条线划得好·····	(158)
大老爷与“小学生”·····	(161)
到底怎么“比”？·····	(164)
到底由谁来领导？·····	(167)
祭在纽约无端被杀同胞·····	(170)
这个口号丢不得·····	(172)
文艺工作者需要“认母”·····	(175)
呜呼哀哉，装神弄鬼的“女神”！·····	(178)
最珍贵的东西·····	(181)
祝《毛泽东诗词鉴赏》问世·····	(184)

风雨谈文录

共产党作家的崇高形象·····	(187)
继承传统，开拓未来·····	(191)
答《作家生活报》问·····	(194)
到底谁疏远了谁？·····	(196)
序《一个红军战士的歌》·····	(198)
又是一篇《背影》·····	(202)
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	(204)
记一位蒙古族作家·····	(206)
读《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209)

我的回答·····	(212)
致西安丁玲学术讨论会的信·····	(219)
战地黄花分外香·····	(221)
期望于文艺工作者·····	(225)
大森林的知音·····	(227)
继承和发扬报告文学的革命传统·····	(232)
一部真实生动的回忆录·····	(239)

石油战线巡礼

玉门不老

——石油战线巡礼之一

人都说，玉门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谁也没有想到，从祁连山雪峰下流出的一条窄窄的浓黑的石油河，竟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之地；正是从这里起步，一个接一个的石油会战，构成了我国石油战线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使一个“贫油之国”成为当今世界石油大国之一；也是从这里，以王铁人为代表的玉门儿女远征八方，终于汇成了一支善于打苦仗、硬仗的石油大军。至今玉门人还记得诗人李季的诗句：“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人。”当然，他们念到这些诗句时是不无自豪的。

我乘着一辆披满风尘的越野车来到玉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街头一座高大的石油工人的塑像。他头戴铝盔，手扶刹把，映衬在河西走廊纤尘不染的蓝空里。据说塑像是参照铁人的像貌雕塑的，怪不得他是那样充满着庄严、刚毅和自信。

当我们奔驰在大街上的时候，同来的伙伴讲，建国之初，玉门只不过是一个简陋、破败的小镇。现在她已经是拥有十万人口的整洁、美丽的现代化城市了。市中心有一个很好的公园，里面有一座中国石油工业先行者孙健初先生的纪念碑，放眼四顾周遭都是漂亮的楼房。而且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劳动者的城市，人们上班以后，街上就没有什么人了。这里随处都可看到大片大片的波斯菊，这种花在此地不知为什么开得如此艳丽，几乎使人忘记这是一座戈壁滩上的城市。

第二天，热情的主人就领我去参观第一口井。这口井位于老君庙旁侧高高的河岸上。我站在河岸上一看，从祁连山中延伸出来的这条深沟里，一条小河漂浮着浓浓的黑油。这就是有名的石

油河了。正是它暴露了地层深处的隐秘，引得孙健初等有志气的知识分子，骑着骆驼前来探寻石油。河的对岸是一座弓形山。我惊奇地注意到，在弓形山的陡岸下，有十几个并排的黑洞。旁边的人立刻介绍说，那就是解放前工人住的窑洞，为了防止工人逃跑，一到晚上就把他们的鞋子通通收了，第二天清早再发还他们。我不禁惊叹了一声，这些既无门窗又无任何遮掩的黑窟窿，把它叫做窑洞未免过于恭维了。我问：“你们进去过吗？那里面有什么，有床吗？”一个上了年纪的退休工人苦笑着插进来说：“床？到哪里找床？就是地下铺了一些烂草。进洞往里走是斜坡，夜间发了水，连跑都跑不出来。”接着，这个面色黝黑的老工人说：“我1941年到这里当临时工，每月挣一角五分钱，吃的是有沙子和老鼠屎的小米饭，要花一角六分，每月还欠一分钱。衣服也没有，自己的衣裳穿坏了就赤身露体，只发给一件光板羊皮袄，白天穿夜里盖，阴天下雨毛朝外。洞子里的苍蝇有这么大！”说着，他伸出大拇指的手指肚一比，显出不胜憎恶的神情。我问，“不是矿上有澡塘吗？”他说：“有是有，就是不许我们工人进去，说我们工人是臭工人。我们一进办公室，那些职员和外国人不许我们靠近，人人都捂着鼻子。”我问：“如果病了呢？”他说：“不管什么病，都给你喝一样的药汤，那是从一口大锅里煮出来的。人死了，就往洞里移一移，死人躺在里面，活人睡在外首。等到死的人多了，才弄出来装上牛车，拉到万人坑去。”说着，他冲着灰苍苍的祁连山往里一指，大约万人坑就在不远的地方。我虽然对旧社会的生活并不陌生，悲惨的故事听过看过很多，但这幅地狱般的图画仍然使我的心战栗不已。我望着那一个个黑窟窿就像恶魔的血口一样慑人心魂。人们爱说往事如烟，这些过去并不很久的往事，也许不少人真的当作轻烟飞去，仿佛从来就不存在，可是经历过这一段生活的老一代工人阶级是不会忘记的。玉门的工人阶级更是不会忘记的。

我很快就发现，玉门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很高的。这里传诵着一个老工人马武林的故事。他今年64岁，于4年前退休。正好

是退休这年入党。他常笑着对人说，“我的工龄已经结束，可是党龄刚刚开始”。退休前他的工作是回收“落地油”，就是把那些边边沿沿漫溢的原油回收起来。这种工作是相当艰苦的，要穿着乌黑油腻的工作服和长统靴子，一天到晚地踩在浓黑的油池里，一桶一桶地收起油，挑到另外的地方。马武林的卓异之处，就在于他退休之后，仍然一早就换上工作服，蹬上长靴子，照常去回收落地油。3年多来他收集的原油共3680吨，价值70多万元。一口井平均能产一吨半，要是老井才产二三百斤，他一个人回收的油就比一口井的产量还多。因此人们赠给他一个美称，叫他是“祁连山下一口井”了。

我为这口“井”的故事所吸引，很盼望能见到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我们很快相遇了。这天，他换上了一套50年代人们常穿的那种蓝制服，忠厚和朴实得似乎近于笨拙，微微发胖的脸上浮着谦逊的笑容。我问起他的经历，他说赶过马车，当过农工，放过骆驼，烧过锅炉，搞过勘探，还当过搬运工、勤杂工、采油工。最后笑着说：“反正是一把铁锹两只手，哪里有油哪里走呗！”谈起他退休回收石油的事，他伸出一只手指着手背上的一块疤说：“我这手就是旧社会叫狗咬的。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吃饱肚子忘了本。我爷爷是逼得喝大烟死的，过去旧社会谁管你？共产党把我救出来我能都忘了？有人问我，为什么60多岁了，退了休还干？是我爱钱么？不是！我退了休，工资200多，孩子都有工作，钱够我花了；我是看那油漂在水面上风吹日晒跑了心疼，人老了，不能有大的贡献，斤上不添两上添嘛！”

马武林受苦出身，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对当前现实问题的感受并不迟钝。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工人阶级就应该有共产主义思想，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丢。干社会主义是为了大家，不能光顾个人。自由化这家伙不得了，搞歪门邪道就要走下坡路。人是走下坡路容易走上坡路难。”

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语，出自一位文化不高的所谓“粗人”口中，不免使我怦然心动。我上前紧紧握着他粗糙的黑手，心想，

我们有这样的工人阶级，什么事情做不成呢！

在玉门，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优良作风还保持着。玉门炼油厂有个模型班，各方面的工作都井然有序，生气勃勃。连厂房的玻璃和花盆都擦得明光光的。这个班里有两个被拘留过的青年，现在也改造得很好，有一个已经成为共青团员。这个班多年来一直坚持着两个制度。一个是一个月一次的民主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搞得非常团结；一个是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策。这个班的班长是干了37年的老工人李维屏。他对我颇有信心地说：“不管社会上吹什么风，我们工人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些乱七八糟的风吹到我这里，我就叫它吹不起来。”他接着又说：“别的地方搞奖金挂帅，可是我知道，奖金再多，也买不来工人的心。思想改造为什么不提了？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对了吗？你看我这里窗玻璃、花盆擦得干干净净的，不就改变了懒惰的思想了吗？我就弄不懂过去黄色小说让人随便看却不提倡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产生什么样的果实。石油管理局的同志告诉我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为了加速地震勘探，他们需要挖50万个炮坑，当时既没有钱，也找不到这么多劳力。后来号召全体人员参加义务劳动，结果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去了，按时顺利完成。只此一项就为公家节省了50万元。我在想，有的地方钱少了还不愿干，而这里共产主义的义务劳动为什么还照样有效呢？

在我离开玉门的前夕，我再次登上老君庙山的最高处观赏玉门的夜景。我看见曾流过苦难的石油河畔，万家灯火汇成了灿烂的星海。这正是家家户户坐在沙发上守着彩电观看新闻节目的时刻。从灯影里可以看到，一个个“磕头机”，在采油姑娘的守护下仍在不倦地有节奏地工作。随着晚风不断传来俱乐部一阵阵悠扬有致的音乐声。大概小伙子和姑娘们跳舞跳得正起劲吧。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和谐的、安定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主义城市呵！一个牢固的信念流过我的心底：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莫

测，我们拥有如此强大的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就足以抵御任何的风浪。依靠工人阶级，我们不仅创造了光辉的过去，而且必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临别时，玉门石油管理局的李志新副书记对我说：玉门油矿已经开采了半个世纪，虽然 10 年来持续稳产，但毕竟是有些老了，随着全国各大油田的发现，它现在也不是一个大单位了。但是我高兴地告诉你，我们在吐鲁番、鄯善地区，已经发现了虽不是太大但也不是太小的含油构造，现在正在加紧钻探。领导上勉励我们“东山再起，再现青春”，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听了他的话，我带着衷心的喜悦给他们留下了如下的祝愿：“老传统开新花力量无穷，老母鸡下金蛋再展雄姿。”

几天后，我在驰往新疆的火车上，已经远远看到吐鲁番、鄯善的蓝天下，矗立着一个又一个的井架。我不禁兴奋地喊出了声：

玉门不老！

1990 年 10 月 25 日